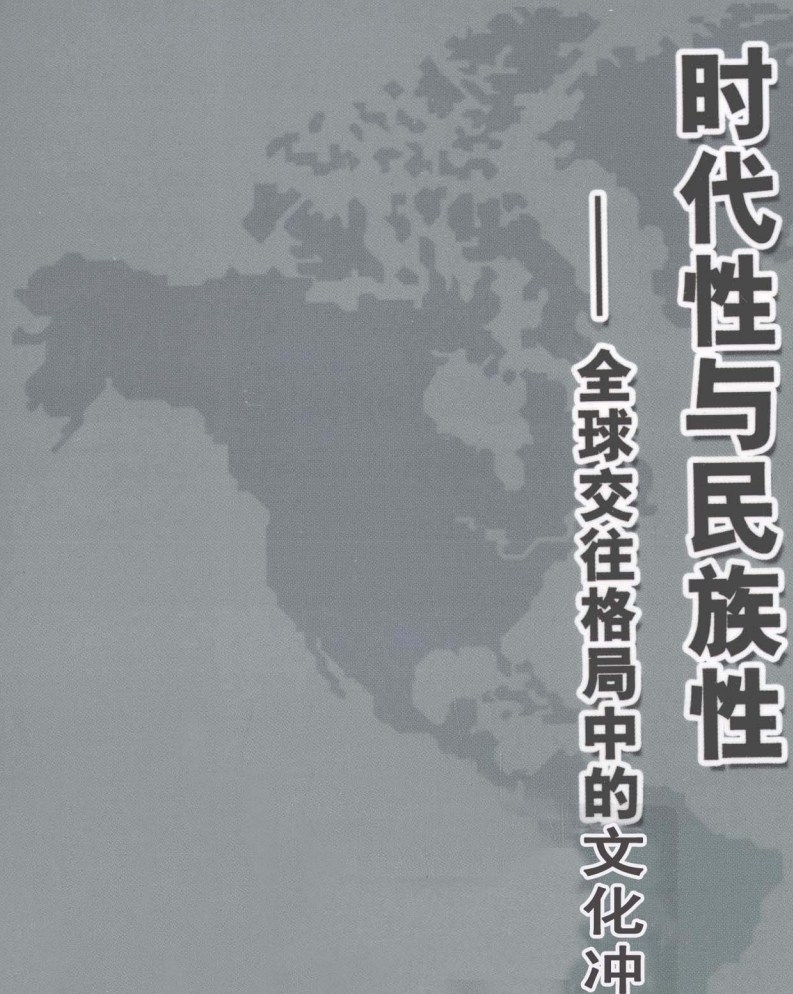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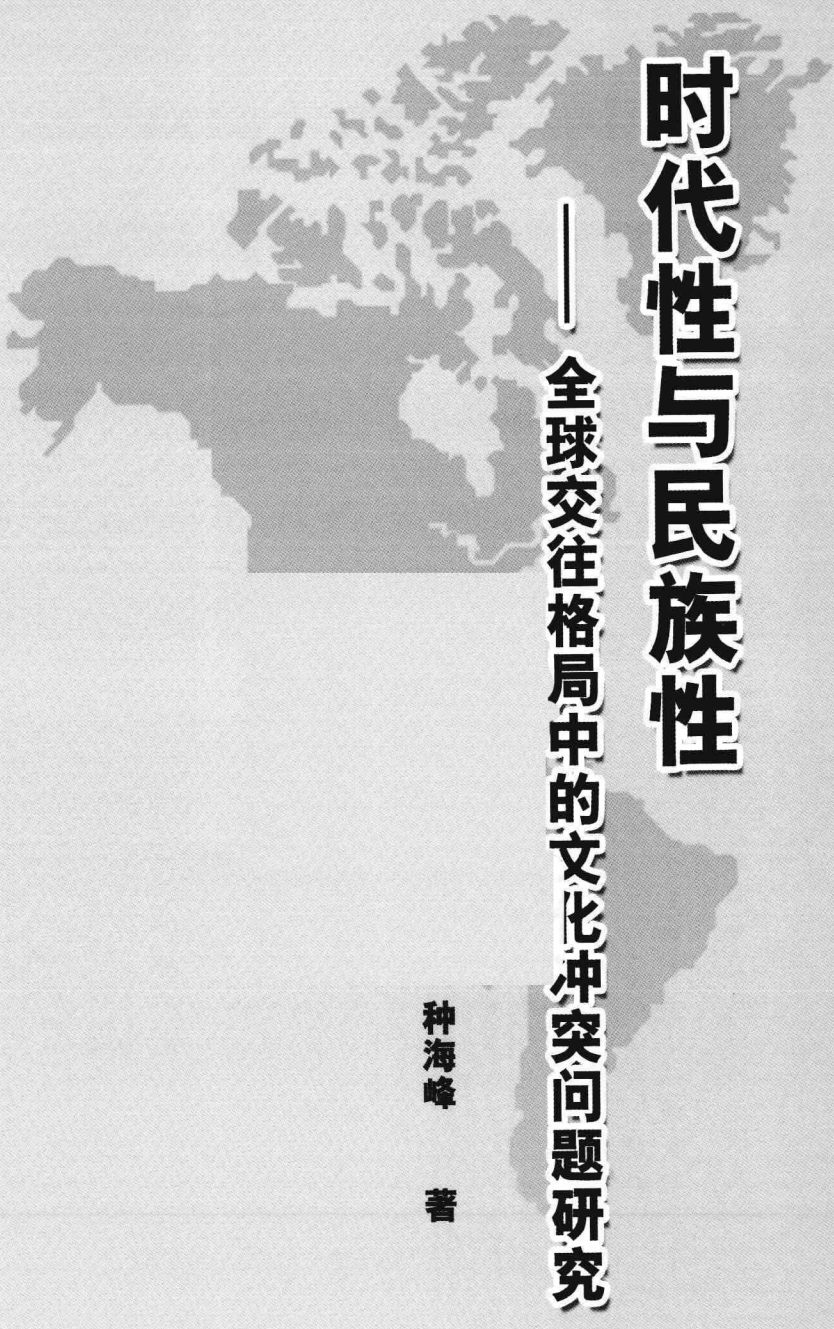




时代性与民族性

——全球交往格局中的文化冲突问题研究

种海峰 著



时代性与民族性

——
全球交往格局中的文化冲突问题研究

种海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代性与民族性：全球交往格局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研究 / 种海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04-9233-7

I. ①时… II. ①种… III. ①文化 - 研究 - 世界
IV. ①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7110 号

责任编辑 关 桐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智 智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7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全球交往：当今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	(5)
三 全球交往格局的基本图景	(11)
四 文化冲突：全球交往中人类面临的现实困境	(23)
第一章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理论与历史	(30)
第一节 文化冲突概述	(30)
一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含义	(30)
二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基本特征	(35)
三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类型	(36)
第二节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相关理论的纷争 ...	(39)
一 文化趋同论	(39)
二 文化平行论	(44)
三 文化冲突论	(49)
四 文化交往论	(56)
五 文化融合论	(57)
六 文化级差论	(58)
七 文化发展论	(61)
八 文化创新论	(62)
九 文化批评论	(62)
第三节 人类文化冲突的历史考察	(66)

一	前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	(66)
二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	(68)
三	全球交往格局中的“东方”与“西方”及其 文化冲突	(73)
第四节	马克思、恩格斯全球交往与文化冲突 理论概说	(80)
一	马克思主义全球交往理论	(80)
二	马克思的文化冲突理论	(88)
第二章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原因、形式 与规律	(97)
第一节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发生的原因	(97)
一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表层原因	(97)
二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	(104)
第二节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基本内容	(116)
一	经济文化的冲突	(117)
二	政治文化的冲突	(131)
三	哲学观念的冲突	(139)
第三节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形式、 作用与规律	(145)
一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形式	(145)
二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作用	(150)
三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一般规律	(159)
第四节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理论阐释	(165)
一	文化普遍主义还是文化相对主义	(165)
二	文化同质化还是异质化	(176)
三	文化“一元论”还是文化“多元论”	(181)
四	全球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182)
第三章	全球交往格局中文化冲突的两种相位	(187)

第一节	共时态文化冲突	(187)
第二节	历时态文化冲突	(189)
第三节	共时态文化冲突与历时态文化冲突的 当代交融	(193)
第四章	全球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态	(200)
第一节	民族文化心态	(200)
第二节	西方强势国家的文化心态	(202)
一	种族优越感	(202)
二	地理环境优越感	(205)
三	文化中心主义	(207)
四	拯救意识	(212)
五	东方主义话语	(214)
六	普世主义理想	(216)
七	文化自我批判与反省情绪	(218)
第三节	非西方弱势国家的文化心态	(222)
一	屈辱心理	(223)
二	文化保守主义心态	(225)
三	文化激进主义心态	(228)
四	文化自我殖民主义心态	(230)
第四节	全球化场域中的中国文化乡愁	(234)
一	文化乡愁析义	(234)
二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乡愁	(239)
三	以理性的心态面对全球化中的文化乡愁和 文化冲突	(246)
第五章	全球交往格局中的文化冲突与普遍主义的 追寻	(253)
第一节	普遍主义的含义与表征	(254)
第二节	人类探寻与钩稽普遍主义的几种主要方法	(260)

第六章 从文化冲突到文化和谐	(273)
第一节 文化和谐：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 本质与标志	(273)
第二节 当代中国深刻的文化转型：构建和谐 社会的历史背景	(275)
第三节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文化意蕴	(279)
第四节 和谐世界是人类永恒的文化理想	(286)
第五节 当前世界主要不和谐因素及其原因	(292)
第六节 消除文化冲突 构建和谐世界	(296)
参考文献	(300)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自从 20 世纪中期以来，有关“全球化”、“文明交往”、“文化（文明）冲突”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至今仍然有人不断地从学理层面上对其进行论证、阐释与讨论。尽管全球化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兴起的历史并不算长；而且在一些人看来，这一词语的使用甚至已经到了恶俗的程度，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全球化”及“文化冲突”的客观过程当下仍然处在“正在进行”时之中。不难想象，随着这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几乎波及整个地球的全球运动的持续推进而牵连出来的相关问题链，使得关于“全球化”及“文化冲突”的问题必将继续被学术界讨论下去。很显然，距离包括“文化冲突”在内的相关全球文化理论的最终建构无疑尚待时日。

仅就“文化冲突”而言，这一话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迅速走红一跃成为学术界的关键词，直接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于 1993 年 6 月 6 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未来的文明冲突也就是西方同非西方的冲突》的文章、随后又在同一年《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有关。2001 年美国“9·11”事件的爆发更使亨廷顿誉声鹊起，他的“文明冲突”论再度受到世人的关注。

对于亨氏的观点，国内外不乏批评声音；学者们大都认为亨

廷顿委实把文明之间的冲突夸大了，而且过于简单化，对此笔者持有异议。

首先，尽管亨廷顿的理论有种种不足，但是应该看到，自从冷战以后，以传统价值系统为主要维系纽带的文化认同已经逐渐代替了原先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标识，文化因素的作用日益上升并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重视。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光凭强权政治鼓噪和军事震慑的影响力已经非常有限，而文化具有渗透力强、隐蔽性高、影响深远等值得利用的特点，所以被作为新的侵略和扩张工具；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对西方的霸权行径给予了本能的抵御与反击，他们通过文化反思、文化建设增强其文化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较以前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文化冲突态势更加频繁多样。

其次，现实世界中国家、地区间的摩擦和冲突每天仍在不断发生着，我们无法用文化和谐或文化融合的范式去解释它，文化和谐或文化融合的实现尚待时日。

再次，断言文明间相互融合、趋同的提法值得推敲。因为异质文明（文化）的自在性差异决定了文明不可能在其所有的方面都能够融合（当然，文化也不可能在其所有的方面都冲突），文化的差异以及日益频繁的文化交往为文化冲突埋下了不尽的空间和隐患。

最后，即使就文化融合来说，比起文化冲突它也不是首要的而是其次的。进言之，冲突是不同文明交往中的必然的现象，或者是达到文化融合的必经途径。文化融合并非文化间的初始形态，它往往是冲突之后可能产生的结果。从以上意义上说，“文化冲突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是基于文化冲突的客观性、经常性和不可回避性，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给予正面的回应。

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对幸福、安

康、和谐世界的设计和追寻，也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梦寐以求的美好社会理想，然而，客观的说，就像意大利学者塞尔焦·法布里尼所指出的，当今的世界变得“更为复杂，而不是更为简单，更为多样性，而不是更为标准化”^①。至今，“世界并没有变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对立的宗族和宗教冲突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仍然比跨国公司更有力量，和平远没有战争和冲突更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②。因此，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全球交往格局中的文化冲突问题不仅是理论上的需要，也是现实实践的强烈吁求。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语境里所论述的“世界历史”日渐成型，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不断增多，交流日益频繁。在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性交往舞台上，除了显性的经济、贸易的争斗外，由于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明显地凸显出来，不同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信仰发生着猛烈的撞击，由此而引起文化上的冲突并因此成为研究的热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际间政治、经济、军事的冲突实质上是文化冲突的外在显现。

不可否认，尽管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些许文化融合甚至趋同的迹象，“但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强行焊接，还是经济贸易的利益驱动，都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分歧。局部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摩擦时有发生。在下个世纪，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锋与碰撞仍

① Sergio Fabbrini, “Layers of Anti-Americanism: Americaniz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2004, 23 (2).

② 陈来：《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文史哲》2006年第2期。

然难免会继续发生。”^① 不同形态、种类的文化在全球交往过程中必然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和矛盾，有矛盾就有可能引发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上民族间文化的冲突程度和规模都将是前所未有的。对此，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理论当然不能置之度外，应该从形而上的层面加以必要的关注 and 解析。

国内外有关“全球文化冲突”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我国社科界的重要学者几乎也都发表过“全球化”或“文化冲突”方面的文章或专著。客观地检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充满活力的研究框架；但毋庸讳言，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仍存在着一些缺憾和纠缠不清的问题。总的来说，已有不少涉及全球文化冲突的研究成果面世，但是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大多数国外学者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其身份往往在学者与政客之间摇摆不定，并在一定程度上有为西方主导的“文化殖民主义”充当代言人之嫌；而我国一些学者关于“文化冲突”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全球化的成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相比较而言，从文化尤其从文化哲学视角的研究仍嫌单薄，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研究“文化冲突”方面的专著更是较少见到；第二，严格地讲，在某种程度上现有的许多研究还是在重复近代以来乃至五四运动以来关于文化争论的一些老话题，鲜有新意，少有新的领域与新的理论的开拓；而且这些论说多数尚徘徊于现象的描述和简单的逻辑推论的层面，尚缺乏宏深的哲学发掘；第三，对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文本中有关“文化交往”、“文化冲突”论资源挖掘尚不够深入；第四，现有的研究大都喜好宏观方面的体系建

^① 周蔚、徐克谦：《人类文化启示录》，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构,缺少微观角度的研究,比如对全球文化冲突过程中弱势国家文化精神、人们的心理感受关注不够,等等。

在一定意义上,“文化哲学就是研究文化间的哲学冲突与融合的可能性的学术事业”^①。在笔者看来,滥觞于15世纪连续发展至今的全球化运动是当代人类创世以来,世界历史上一场规模最为宏大、进程最为壮烈、人类身心感受最为深刻,并引起无数思想家和学者深入思考研究的人类整体性活动;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几乎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地区、组织连同个人都无法置身其外。当前,世界上各种形态的文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互相之间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碰撞,人类文化也从没有发生过像今天这样巨大而意义深远的转型。而在其中,“全球文化冲突”又不容拒绝的构成了这一问题的重要章节,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并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此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是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本书把“文化冲突”问题放置在当代“全球化交往”格局中这一理论框架中,通过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分析、整合,并结合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资料,以图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的问题域。

二 全球交往：当今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

全球交往既是全球化现象的伴生物,又是构成全球化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化之于人来说,它使得人们之间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们的关系突破了以往狭隘的地域的局限,使各国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多方位的沟通、联系,乃至相互影响,造成了全球范围互相交往的局面。正如我国任平教授所言,“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性交往实践。所谓交往实践,

^① 李鹏程:《文化哲学在新世纪的学术使命》,《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

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的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①。全球交往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以前原本很少联系的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发生了较为密切的来往，并进而可能走向相互的对话与合作，这不仅利于各个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社会各民族地区的友好团结；二是在不同国家民族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除自己民族之外，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成果，如果采取得当的方法，有选择地吸收利用，就能够对本民族的文化提升有较大的帮助与促进作用。

交往反映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一种社会联系，它与社会生产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受具体的、时代的、历史的社会生产力的制约，社会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人类的交往也相应具有其特点；另一方面，交往又能反作用于生产力。交往对生产力的这种反作用力表现为两种力量，即要么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么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交往行为总的来说是随着历史的运动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原先都是互不知晓、各不相关独立发展的，呈现出来的基本上是一种互相封闭与隔绝的情况。我们越是往前追溯，越是发现人类相互“交流”的现象越稀罕。例如公元1500年以前，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没有影响。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团结与合作、交流与交通可能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尤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才慢慢有了人们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一些交往。人类的交往关系发

^① 任平：《新全球化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和应答》，《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展到今天的全球交往，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这与既定生产力的状况有关，早期的生产主要是依靠一家一户进行的，男耕女织，生活基本必需品自给自足，几乎不需要从他人那里进行交换。“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①，人们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建立在自然血缘关系和局限于狭隘地域局限，服从人身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地方性联系”。如马克思所言，在农耕文明时代，“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②传统的农业生产使当时的人们大都被固定在一块狭小的地域内，由于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有限范围内与有限的人进行有限的接触，这种交往水平注定了它只是一种比较低级、原生态的自然生存型交往。当然，造成古代人们之间这种落后交往状况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还在于传统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的落后的交通工具。

当历史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极具诱惑的丰厚利润，进一步地刺激了资本家的对外扩张本性，他们已开始不满足于本国狭小的市场，开始盘算如何突破国家地域的界限，以谋取尽可能多的财富与利益。在这种扩张欲望的内在驱使下，借助于当时西方先进的航海技术以及地理大发现，他们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并准备着手建立海外市场。这样，客观上就把以前没有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少联系的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到了18世纪末期，全球各个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交往已比较频繁，已出现了全球性交往的雏形。在全球交往的过程中，发达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同地域、民族、国家间人们交往的时间大大缩短。人们之间交往日益趋向方便快捷，这是传统的通讯方式与交通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就人们过去的交通方面来说，在陆地上主要依靠的是牛马、骆驼等牲畜运力，在海洋、河流上依靠的是简陋的船只。在这样的交通工具基础上，从欧洲到美洲、非洲或到亚洲远距离往来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甚至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如1492年，哥伦布得到西班牙国王伊莎贝拉一世的批准和资助，率领3艘海船和87名水手，于8月3日出航，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后才到达美洲一个小岛。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得到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的支持，率领5艘船和两百多名船员，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起航，横渡大西洋，沿南美洲东岸南下。两年半以后，麦哲伦船队抵达菲律宾群岛的三描岛；数日后又抵达马索华岛，至此，西方人才最终实现了从西方到达遥远而神秘的东方的梦想，其速度与时效之慢绝非现代人所能想象的。

在世界性联系、交往普遍化状态下，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程度空前发展，与此相适应，人们的“世界感”和“全球感”等意识也慢慢地产生了。人们的存在已经是“世界历史”性而非“地域性”的存在，民族内部的交往围绕着生产展开并伴随生产的发展而扩大，从而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不同民族的生活空间。有人说，现在即使人们使用一件不起眼的生活用品的时候，就“立刻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于“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充分表明，“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

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今天，人们的全球性存在不是主观的臆想，已经是可以经验的存在和事实了。随着那些限制民族国家间普遍交往的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逐渐消除，不同社会人们生活的相互影响不但表现在经济物质领域，而且还会反映在政治、思想、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于普遍性的联系和交往，当下与以前的历史相比，每个人的实际生活都因此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于当代社会已经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国际交流日渐频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就全球范围来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正在发生着日益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故而有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之说。任何国家和民族要获得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不主动的与其他国家进行交往、不主动的汇入国际社会已经不大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曾经长期闭关自守，从而错过了与“世”俱进的大好时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及时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而主动的与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各种组织和个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与交往，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我们现在能做的，眼下迫切要做的就是抓住这新的历史机遇，迎头赶上，积极对外开放，要不断加大对外交流交往的力度，尽量利用人类历史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今，中国人没有在那个时代更有可能体味到“中国”之外的“世界”之大，以及自己的的确确身在全球“世界”之中的方位感和迷茫感。

当今世界在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全球交往体现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如下的主要特点：

第一，交往频率提高，交往速度加快，出现了所谓的“即时”、“零距离”交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交通方式、通讯方式的不断更新，喷气式飞机、海底光缆、网络连接等使地球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世界各地的交易可随时进行，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能有效、便捷地获得世界各地的各种信息。尤其是电子信件、电话、传真等现代电子通讯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普及，使得人们虽然远在天南地北但却可以实现即时交流，人类交往的速度与频率都比以前大大地加快了。当今的人们置身于五花八门的信息的海洋，其中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有大量的文化方面的信息。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重要事件都会以极快的速度遍布全球人员，得到广泛的传播，真正体现了信息的时效性。总之，“快”“多”“新”突出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的交往特征。

第二，交往范围的全球性。由传统社会的狭小地区性交往进入现代社会的“东西南北”全球性交往。如上所述，随着现代的发展，当代人类交往、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频率越来越频繁，力度越来越强大。综观人类的交往史，全球交往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志，它打破了世界各地相互闭塞和隔绝的状态，地球上的欧、亚、非、美四大洲开始发生直接接触，这是人类向全球交往迈出的第一步，从而使不同国家与民族地区的人们开始了有限的交流。第二阶段发生在17—18世纪。这一阶段，澳洲被纳入了全球交往范围，世界五大洲的人们不仅发生了直接交往，而且这种交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交往向各大洲腹地深处推进和渗透。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这一阶段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步伐越来越快，国家民族的区域观念已被逐步打破，实现了全球交往的普遍化。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把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地区的人们卷入了战争，是